



拍案驚奇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旧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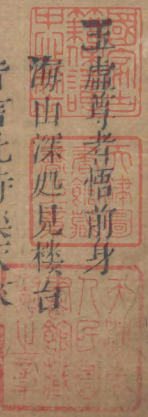
詞云

近有人從海上回  
中有仙童開一室

吾學空門不學仙

海山不是吾灶廼

恐君此語是虛傳  
拜即應歸咤率天



這兩首絕句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樂天所作咨浙東觀察

使李公的樂天一生精究內興勤脩上乘之業一心超脫輪迴

往生淨土彼時李公師稷觀察浙東有一个商客在他治內明

州同蒙下海遭風飄蕩不知所止一月有餘纏到一个大山瑞

雲奇花白鶴異樹盡不是人間所見的山側有人出來迎問道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是何等人來得到此商客具言隨風飄到岸上人道既到此地

且繫定了船上岸來見天師同舟中胆小不知上去有何光景

个个退避只有這一个商客跟將上去岸上人領他到一个所

在就偉大寺观一般商客隨了這人依路而進見一个道士鬚

眉皆白兩傍侍衛數十人坐大殿上对商客道你本中國人此

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世傳所稱蓬萊山也你既到此地可要

各処看看去麼商客自稱要看道士即命左右領他宮內遊观

玉台翠樹光彩奪目有數十处院宇多有名號只有一院闕鎖

得紫七的在門縫裡窺進去只見滿庭都是奇花堂中設一虛

塵座中有綉褥階下香烟撲鼻商客問道此是何処却如此空

鑽着那人答道此是白樂天前生所駐之院樂天今在中國未

來故闕閉在此商客心中原曉得白棄天是白侍郎的號便把這些去。此光景一一記着。別了那邊人。走下船來。隨風使帆。不十日已到越中海岸。商客將所見之景備細來稟知李觀察。李觀察盡錄其所言書報白公公。白公看罷笑道。此僧淨業多年。西方是我世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故此把這兩首絕句回答李公。見得他脩的是佛門上乘。要到兜率天宮不希罕。蓬萊仙島意思。後人評論道。是白公脫屣塵埃。投棄軒冕。一拜非此光景。豈不是個謫仙人。海上之說未爲无據。但今生更復勤脩。精進直當。迨脫玄門。上證大覺。後來果位。豈勝前生道。是正理。要知從來各人。達士鉅卿。輩公。再沒一個不是有宿根。再來的人。若非仙官。謫降便是。吉德轉生。所以聰明正直在世。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二

間做許多好事。如東方朔是走星馬。周是華山素炁宮仙官。王方子是瑯琊寺僧。直西山是草庵和尚。蘇東坡是五戒禪師。就是死後或原炁。或另補仙曹。如卜子夏爲脩文郎。郭璞爲水仙。伯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盜李長吉召撰白玉樓記。皆歷歷可考。不能尽數。至如奸臣叛賊。必是夜叉。羅刹。脩羅。兎王之類。決非善根。乃有小說中說李林甫。遇道士盧杞。遇仙女說他本是仙種。特來度他。兩個都不願做仙人。願做宰相。以至墮落。此多見其家門生故吏一黨之人。撰造出來。以掩其平生過惡的。若依他說。不過避做得仙人五六百年。爲何陰間有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娼之。諺就是說道業報。尽了。還归本廬。五六百年後。便不可知。爲何我朝方曆年間。河南某縣雷擊死娼婦。姓背

上還有唐朝李林甫五字此却六百年不止了可見說惡人也  
是仙程其說荒唐不足憑信小子如今引白粲天的做事說這  
一番話只要有好根的大不可在火坑慾海雖戀着塵緣忘了  
本來面目待小子說一個宋朝大臣有當生世醒看見本來面  
目的一个故事典看官听一听詩曰

昔爲東掖垣中客

今作西方社裡人

手把楊枝窟水坐

尋思往事是前身

却說西方雙摩詞他邊有幾個洞天內中有兩個洞一个叫作  
金光洞一个叫做玉虛洞凡是洞中各有一个尊者在內做洞  
主住居極樂勝境同脩無上菩提忽一日玉虛洞中尊者來對  
金光洞中尊者道吾佛以救度衆生爲本吾每靜脩洞中固是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三

正果但只獨善其身便是辟支小乘吾意欲往震旦地方打一  
轉輪迴遊戲他七八十年做些濟人利物的事然後回來復居  
于此可不好麼金光洞尊者道塵世紛囂有何好處雖然可以  
濟人利物只怕爲慾火所燒迷惑起來没人指引回頭忘却本  
來面目便要墮落輪迴道中不知幾劫幾得重脩圓滿怎麼說  
得復居此地這樣容易話玉虛洞尊者見他說罢自悔錯了念  
頭金光洞尊者道此念一起吾佛已知伽藍韋馱卽有密報豈  
可復悔須索向闍浮界中去走一遭受享些榮華富貴就中做  
些好事切不可迷了本性倘若恐怕濁界汨沒一時記不起到  
得五十年後我來指你个境頭等你心下洞徹罢了玉虛洞尊  
者當下別了金光洞尊者自到洞中分付童看守着洞中裡

口早使香誦名我到人間走一遭去也一試其性自去據那  
會男信友有德有福的人家好廼投生不題却真宋朝鄂州江  
夏有个官人官拜左侍禁姓馮名式乃是好善積德的人他夫  
人一日夢一金身羅漢下降產下一子產時異香滿室看那小  
廝時生得天庭高聳地角方圓兩耳垂珠是个不凡之相兩三  
岁时就穎悟非凡看見經卷上字恰相原是認得的一見不忘  
送入學中取名馮京表字濟世过目成誦万言立就雖讀儒書  
却又酷好佛典敬重釋門時常瞑目打坐學那禪和子的模樣  
不上二十岁連中了三元說話的休錯了據着三元記戲本上  
他父親叫做馮商是个做客的人如今爲何說是做官的連各  
字多不是了看官所說那戲文本子多是胡誑豈可憑信只如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四

南北戲文極頂好的多說琵琶西廂那蔡伯皆漢時人未做官  
時父母雙亡廬墓致瑞公府舉他孝廉何曾爲做官不拜父母  
餓死且是漢時不曾有狀元之名漢朝當時正是董卓專权也  
没有个牛丞相鄭恒是唐朝大官夫人崔氏皆有封號何曾有  
失身張生的事後人雖也有曉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托名醜  
說的确是戲文倒說崔張做夫妻到底鄭恒是个花臉衙內撞  
臂死了却不是顛倒得沒道理只這兩本出色的就好美起來  
何況別本可以惟信得的所以小子要說馮當世的故事先據  
正史把父親名字說明白了免得看官每信着戲文上說話千  
古不決閒話休題且說那馮公自中三元以後任官累典各藩  
到廼與利除害流播美政謹給研教不可盡道後來入江政府

做了丞相忽一日體中不快遂告个假在寓靜養調理其時英  
宗皇帝聖眷方降連命內臣問安不絕手道路又詔令太醫院  
有名醫人數个到寓診視聖論盡心用藥期在必愈服藥十來  
日馮相病已好了却是羸瘦了好些拄了杖纔能行安久病新  
愈氣虛多驚倦視綺羅厭聞絃管思欲靜坐養神乃策杖徐步  
入後園中花木幽深之處有一所茅庵名曰容膝庵乃是取陶  
淵明歸去來辭中語見得庵小只可容着兩膝的話馮相到此  
心意欣然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自家取龍涎香焚些在博山  
鑪中疊膝瞑目坐在禪床中蒲團上默坐後時覺神清氣和肢  
體舒暢徐徐開目忽見一个青衣小童神貌清奇永姿瀟灑拱  
立在禪床之右馮相問小童道婢僕皆去你是何人獨立在此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五

小童道相公久病新愈心神忻悅恐有所游小童願爲參從不  
敢擅離公伏枕良久沉疾旣愈心中正要閒游忽聞小童之言  
意思甚快乘興離榻覺得體力輕健與平日無病時節無異步  
至庵外小童稟道路徑不平恐勞尊重請登羊車緩游園圃馮  
相喜小童如此慧黠笑道使得使得說話之間小童挽羊車一  
乘來到面前但見

簾垂斑竹輪斲香檀同心結帶繫鮫綃盤角曲欄雕美玉坐  
褥鋪錦褥蓋頂覆青氈

馮相也不問羊車來歷忻然升車而坐小童揮鞭在前馭着車  
去甚速勢若飄風馮相驚怪道無非是羊如何如此行得速低  
頭前視見駕車的全不似羊也不是牛馬之類馮軾仔細再看

只見背尾皆不辨首尾。足上毛五色光彩射人。奔走挽車穩如  
繫石。馮相公大驚。方欲詢問。小童車行已出京都北門。漸漸路  
入青霄行去。多是翠雲深處。下視塵寰。直在底下虛空之中。過  
了好些城郭。將有一飯時候。車纔着地。住了。小童向前稟道。此  
地勝絕。請相公下觀。馮相下得車來。小童不知所向。連羊車也  
不見了。舉頭四顧。身在萬山之中。但見

山川秀麗。林麓清佳。出沒萬壑。烟霞高下。千峯花水。靜中有  
韻。細流石眼。水涓涓相逐。無心開出嶺頭雲。片片溪深綠草。  
茸茸茂石老蒼苔點點斑斑。

馮相身處朝市。向爲塵俗所役。乍見山光水色。洗滌心胸。正如  
酷暑中行。遇着清泉百道。多時病滯。一旦消釋。馮相心中喜樂。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六

不覺拊腹而嘆道。使我得頂笠披蓑。攜鋤趣債。躬耕數畝。之田  
歸老于此地。每到秋苗熟後。稼穡登場。旋煮黃雞。新芻白酒。與  
隣叟相邀。瓦盆磁甌。量晴較雨。此樂雖微。據我所見。雖玉印如  
雷。金印如斗。不足比之。所恨者君恩未報。不敢歸田。他日必欲  
遂吾所志。方欲縱步玩賞。忽聞清磬一聲。响干林杪。馮相舉目  
仰視。向松陰竹影疎處。隱隱見出林間。有飛簷碧瓦。棟宇軒窓。  
馮相道。適纔磬聲。必自此出。想必有幽人居住。何不前去尋訪。  
遂穿雲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走。過往處。但聞流水松風聲。喧  
于步履之下。漸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

軟雲間。下枕清流。有千門萬戶。俱不見。

崑崙宮殿。虬松鎮碧瓦。朱扉寂寂。迴廊鳳竹。映雕欄玉砌。

玲瓏樓閣于霄覆雲工巧非人世之有巖畔洞門開處掛一白  
玉牌脚上金書金光第一洞馮相見了洞門知非人世嗚然不  
敢進步入洞因是走得路多了覺得肢體倦怠暫歇在門闕石  
上坐着坐還未定忽聞大聲起于洞中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  
大聲方住狂風復起松竹低腰瓦礫飛揚雜氣如奔頃刻而止  
馮相驚駭急回頭看時一巨獸自洞門奔出外來你道怎生模  
樣但見

目光閃爍毛色斑斕剪尾巖谷風生移步郊園艸屨山前一

吼鬪將百獸潛形林下獨行威使群毛震悚滿口利牙排劍

戟四蹄剛爪利鋒銳

奔走如飛將至坐側馮相恰惶欲避無計忽聞金錫之聲震地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七

那个猛獸恰象有人趕逐他的窺伏亭下欽是瞋目猶如符罪  
一般馮相驚異未定見一个胡僧自洞內走出來你道怎生  
模樣但見他

脩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烈火七幅鯨鮑杖挂降魔九環金  
錫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楞迦峯頂人

將至洞門將錫杖橫了稽首馮相道小獸無知驚恐丞相馮相  
答禮道吾師何來得救殘喘胡僧道貧僧即此間金光洞主也  
相公別來無恙龕茶相邀丈室閒話則个馮相見他諛別來無  
恙的話舉目細視胡僧面貌果然如舊相識但只倉卒中不能  
記憶遂相隨而去到方丈室中啜茶已罷正要款問仔細金光  
洞主起身對馮相道敝洞荒涼無以看玩若欲游賞烟霞遍觀



雪水還要邀相公再游別洞遂相隨出洞後而去但覺天清景  
麗日煥風和與世俗溪山迥然有異須臾到一處飛泉千丈注  
入清溪白石爲橋斑竹夾徑於巖峯之下見一洞門門用坡鑿  
爲牌牌上金書玉虛尊者之洞馮相對金光洞主道洞中景物  
料想不凡若得一觀此心是矣金光洞主道所以相邀相公遠  
來者正要相公游此間耳遂排扉而入馮相本意只道洞中景  
物可賞既到了洞裡塵埃滿地門戶寂寥似若無人之境但見  
金爐斷燼玉磬無聲絳燭光消仙榻香掩蛛網遍生虛室寶  
鈎低壓重簾壁間紋幕空垂架上金經生蠹閒庭悄悄芋綿  
碧草侵階幽檻沉沉散漫綠苔生砌松陰滿院鶴相對山色  
當空人未歸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八

馮相猶豫不決遂步走至後院忽見一全行童凭案誦經馮相  
問道此洞何獨無僧行童聞言掩經離榻拱揖而啓道玉虛尊  
者游戲人間今五十六年更三十年方回此洞緣主者未歸是  
故無人相接金光洞主道相公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有不空  
寂樓臺迥出群峯下視千里請相公登樓款歌而歸遂與登樓  
看那樓上時碧瓦楚地金獸宇扁飾異竇於虛簷練玉亂於金  
棟岸軸仙書堆積架上馮相正要取卷書來看看那金光洞主  
指樓外雲山對馮相道此處儘堪寓日何不凭欄一看馮相就  
不去看書且凭欄凝望遙見一個去處

翠烟掩映絳霧氤氳美木交枝清陰接影瓊樓碧瓦玲瓏玉  
樹翠柯搖曳波光泊岸銀清映天翠色逼人冷光射目

其時日影下照如萬頃琉璃。馮相注目細視良久。問金光洞主。道此是何處。其美如此。金光洞主愕然而驚。對馮相道。此地卽雙摩訶池也。此處溪山相公多曾游賞。怎麼就不記得了。馮相聞得此語。低頭仔細回想。自見童時直至目下一一追筭來。並不記曾到此。却又有些依稀認得。正不知甚麼緣故。乃對金光洞主道。京心爲事奪壯歲。舊游悉皆不記。不知幾時曾到此處。原根入轉、讀、音、注、隱隱已如夢寐。人生勞役。至于如此。對景思之。令人傷感。金光洞主道。相公儒者。當遠大道。何必浪自傷感。人生寄身于太虛之中。其間榮悴悲歡。得失聚散。彼死此生。校形換壳。如夢一場。方在夢中原不足問。及到覺後。又何足悲。豈不聞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如影。如露。如電。應作如是觀。自古皆以浮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九

土比夢相公。只要夢中得覺回頭。卽是何用傷感。此盡正理。願相公無輕老僧之言。馮相聞語。貼然敬伏。方欲就坐。軟話忽見虛簷日轉。晚色將催。馮相意要告歸。作別。金光洞主道。承挈游觀。今與盡而返。此別之後。未知何日再會。金光洞主道。相公是。何言也。不久當與相公同爲道友。相從于林下。日子正長。豈無相見之期。馮相道。京病旣愈。旦夕朝參職事。相索自無暇。自安能再到林下。與吾師游樂哉。金光洞主笑道。浮世光陰迅速。三十年只同瞬息。老僧在此轉眼間。伺候相公來。再居此洞。便了馮相道。京雖不才。位居一品。他日若荷君恩。放歸田野。苟不就官。辭微祿。亦當爲田舍翁。躬耕自樂。以終天年。况自此再三十年。京已壽登耄耋。豈更削髮披緇。坐此洞中。爲衲僧耶。金光洞

主但笑而不答馮相道吾師相笑豈京之言有快也金光洞主道相公久羈濁界認殺了現前身子竟不知身外有身耳馮相道豈非除此色身之外別有身耶金光洞主道色身之外元有前身今日相公到此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了若非身外有身相公前日何以離此今日怎得到此馮相道吾師何術使京得見身外之身金光洞主道欲見何难就把手指向壁間画一圓圈以氣吹之對馮相道請相公覩此景象馮相遂近壁視之圓圈之內瑩潔明郎如掛明鏡注目細看其中見有

無字軒水榭月鳴花莊小橋跨曲水橫塘垂柳籠綠窻朱戶看遍看池亭皆似曾到但不知是何處園圃在此壁間馮相疑心是障眼之法正色責金光洞主道我佛以正法度人吾師何故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將幻術變現惑人心目金光洞主大笑而起手指園圃中東南隅道如此景物豈是幻也請相公細看真偽可見馮相走近前邊注目再看見園圃中有粉牆小徑曲檻雕欄向花木深處有茅庵一所

半開竹牖低下疎簾閒增日影三竿古鼎香烟一縷  
茅庵內有一人垂足瞑目靠蒲團坐禪床上馮相見此心下躊躇金光洞主將手拍着馮相背上道容膝庵中爾是何人大喝  
一傷道

五十六年之前

客扣一所洞天

容膝庵中莫恨

玉虛洞里何延

向馮相耳畔叫一聲地馮相於是頓首游玉虛洞者乃前身坐

容膝庵者乃色身不覺失声道當時不曉身外身今日方知夢  
中夢因此頓悟無上菩提喜不自勝方欲參問心源印証禪覺  
回顧金光洞主已失所在遍視精舍迎藍但只見

如雲裁實殿似霧隱迴廊密聽不聞鐘磬之清言仰視已失  
峯岩之險勢玉虛洞府想却在海上瀛洲空寂樓臺料復歸  
極樂開江只疑看罷僧繇畫捲起丹青十二圖

一時廊殿洞府溪山撚指皆無踪跡单单剩得一身儼然端坐  
後園容膝庵中禪床之上覺茶味僧甘松風在耳鼎內香烟尚  
裊座前花影未移入定一晌之間身游萬里之外馮相想着境  
界不凡語話分明全然不像夢境曉得是禪靜之中顯見夙本  
況且自算其壽正是五十六歲合着行童設尊者游戲人間之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十一

年數分明已身在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世自此每  
賓客對常常自稱老僧後三十年一日無疾而終自然仍歸玉  
虛洞中去矣詩曰

玉虛洞裡本前身

一夢回頭八十春

要識古今賢達者

問誰不是再來人

通閨闥豎心燈火

鬧囹圄旋報旗鈴

世間何物是良圖

惟有科名救急符

詩云

試看人情翻手變

憲前可不下功夫

話說自漢以前人才只是舉薦徵辟故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聞達之科所以野無遺賢人無匿才天下只得其用自唐宋以來俱重科名雖是別途進身儘能致位權要却是惟以此爲華美往往有只爲不得一第情願老死京華的到我 國朝初時三途並用多有各公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幹功立業青史標名不朽那見得只是進士終做得事直到近來把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一

得富權當權所用的不是科甲的人不與他好衙門好地方多是一帆布置見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異途也必揀個億賴所在打發他不上歲時就勾銷了總是不把這幾項人看得在心 上所以別項人內便儘有英雄豪傑在裡頭也無處展布曉得沒甚長筵廣席要做好官也沒幹都把那志氣灰了怎能勾有做得出頭的及至是個進士出身便貪如鯨盜路酷如周與來俊臣公道說不去沒奈何考察壞了或是叅論壞了畢竟替他留些根又道是百足之蟲至死不殞跌撲不多時轉眼就高官大祿仍舊橫頭豈似科貴的人一勾了帳只爲世道如此重他所以一登科第便像升天却又一件好笑就是科第的人總是那秀才做的並無第二樣人做得及至肉眼愚夫見了窮

險秀才誰肯把眼睛來看顧他還有一等豪富親眷放田倚官  
欺負的手段做成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輟  
轉臉來呵呀捧迎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他上前出  
頭一個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貧的可以立富難分  
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就真做了  
沒眷梁巷羞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說話的便怎見得  
如此看官每不信且先听在下說一件誇利好笑的事唐將有  
个舉子叫做趙珠果隨計吏赴南宮春試屢次不第他的妻父  
是个鍾陵大將趙珠貧窮只得靠着妻父度日那妻家武職官  
員宗族與旺見趙珠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酸秀才没一个不  
輕薄他的妻父妻母看見别人不放在心上也自覓得沒趣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二

道女婿不爭氣沒長進雖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科厭一科看  
做个老厭物了況且有心嫌鄙了他越看越覷得寒酸不足敬  
重起來只是不好打發得他去心中有些不耐煩在趙琮夫妻  
兩個不要說看了別人許多眉高眼低只是父母身边也受多  
少兩般三樣的怠慢沒奈何爭氣不來只得怨命忍耐一日趙  
琮又到長安赴試去了家里撞着迎春日子軍中高會百戲施  
呈唐時名爲春設傾城士女沒一个不出來看大戶人家搭了  
棚廠設了酒席在內邀請親戚共看大將闖門多到棚上去文  
眷們各各盛裝闊富惟有趙娘子衣衫醜陋雖是自己心里覷  
得不入隊却是大家多去又不好獨自一个推搡不去只得

舍羞忍恥隨衆人之後一同上棚衆女眷們憐嫌他妝飾弊端

恐怕一同坐着外觀不雅將一個帷屏遮着他叫他獨坐在一處不與他同席他是受憎嫌慣的也自揣已只得憑人主張默默坐下了正在擺設酣暢時節忽然一個吏喚走到大將面前說道觀察相公特請將軍立等說話大將喚了一驚道此與民同樂之時料無政務相關爲何觀察相公見召莫非有甚不測事體心中好生害怕捏了兩把汗到得觀察相公廳前只見觀察手持一卷書笈容可掬當廳問道有一個趙琮是公子婿否大將答道正是觀察道恭喜恭喜適纔京中探馬來報令婿已及第了大將還謙遜道恐怕未能有此地步觀察即將手中所持之書遞與大將道此是京中來的金榜令婿名在其上請公自拿去看大將雙手接着一眼瞧去趙琮名字朗七在上不覺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驚喜謝別了觀察連忙走回遠望見棚內家人多在那里注目看外邊大將手舉着榜對着家人大呼道趙郎及第了趙郎及第了衆人聽見大家都吃了一驚撥轉頭來看那趙娘子時死自寂七寞七沒些意思在帷屏外坐在那里却是耳朵裡已聽見了心下暗暗地叫道慚愧誰知也有這日衆親卷急把帷屏掀開到他跟前稱喜道而今就是夫人縣君了一齊來拉他去同席趙娘子圓言道衣衫藍縷玷辱諸親不敢來混只是自坐了才看罷衆人見他說嘔氣的話一發不安一个个強陪笑臉道夫人說那里話就有猷勤的把帶來包裡的替換衣服拿出來典他穿了一个起頭个个爭先也有除下簪的也有除下釵的他便除下花鈿的耳鐙的霎時間把一個趙娘子打扮的花一

團錦一簇還恐怕他不喜歡是日那里還有心想着春會只個  
個攛哄趙娘子看他頭眼角罷了本是一個冷落的貨只爲  
丈夫及第一時一霎更變起來人也原是這個人親也原是這  
些親世情冷煖至於如此在下爲向說這不做引頭只因有  
一個人爲些風情事做了出來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然登第  
不但免罪過了反得團圓了夫妻正應着在下先前所言做了  
沒春梁惹羞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的說話看官每試  
聽着有詩爲証

同年同學

同林宿鳥

好事多磨

受人顛倒

私情敗露

官非難了

一紙捷書

真同月老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四

這個故事在宋朝端平年間斯東有一個飽學秀才叫張宇忠  
父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定着人家聘出去墮任做書記  
館穀爲生隣居有個羅仁卿是一個白屋人家家事儘富厚兩  
家同日生產張家得了個男子名喚幼謙羅家得了個女兒名  
喚惜惜多長成了因張家有個書館羅家把女兒寄在學堂中  
讀書傍人見他兩個年貌相當戲道同日生的合該做夫妻他  
兩個多是娃子家心性見人如此說便信殺道是真私下密自  
相認又各寫了一張券約發誓必同心到老兩家父母多不知  
道的同學堂了四五年各有十四歲了情實漸有些開子見  
人說做夫妻的要那些事便兩個合了伴商議道我們既是  
夫妻也學着他勿做上兩個你次我愛亦且不曉得些利害有



甚麼不肯書房前有株石榴樹。上邊有一隻石凳羅惜惜。就坐在凳上。身靠着樹。張幼謙早把他脚來蹻起。就摟抱了。弄將起來。兩個小小年紀。未知甚麼大趣味。只是兩個心裡喜歡。做作而笑。以後見弄得有些好處。就日日做番。把不肯住手了。冬間先生散了館。惜惜回家去。過了年。惜惜明年已是十五歲。父母道他年紀長成。不好到別人家去讀書。不教他來了。幼謙屢屢到羅家門首。探望指望撞見惜惜。那羅家是個富家。閨院深邃。怎得容易出來。惜惜有一了。喚名蜚英。常到書房中伏侍。惜惜相伴往返的。今惜惜不來讀書。連蜚英也不來了。只爲早晨採花去。與惜惜挿戴。方得出門。到了冬日。幼謙思想惜惜不置。做成新詞兩首。要等蜚英來時。遞去與惜惜。詞名一剪梅。詞云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五

同年同日又同窠。不似鴛鴦。誰似鴛鴦。石榴樹下事匆忙。鶯散鴛鴦折散鴛鴦。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上暮上。只嫌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寫詞已罷。等那蜚英不來。又做詩一首。其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

猶把梅花寄隴頭

想天花開君不見

有人獨自對花愁

詩畢。恰好蜚英到書房裡來。採梅花。幼謙折了一枝梅花。同一詞一詩。遞與他去。又密囑蜚英道。此花正盛開。不可托折。花爲名。遍个回信來。蜚英應諾。帶了去。與惜惜看了。惜惜只是偷垂。相眼。欲待你韻答他。因是年底。匆匆不曾做得。竟無回信。到得新年。越州太守請幼謙的父親。忠父去做記室。忠父就帶了幼

請去自教他去了兩年方得歸家惜恬知道了因是兩年前不曾答得幼謙的信密遣蜚英持一小篋子來贈他幼謙收了開篋來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幼謙曉得是惜惜藏着誣謎錢取團圓之象相思乎自不必說心下大喜對蜚英道多謝小娘子好情記念何處再會得一會便好蜚英道姐姐又不出來官人又進去不得如何得會只好傳消息罷了幼謙又作詩一首與蜚英拿去做回東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

真个三秋愁不秋

金錢難買尊前笑

一粒相思死不休

蜚英去後幼謙將金錢繫在着肉的汗衫帶子上想着惜惜時節便解下來跌卦問卜又當要子被他媽上看見了問幼謙道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六

何處來此金錢自幼不曾見你有的幼謙回母親道娘面前不敢隱情寔是與孩兒同學堂讀書的羅氏女近日所送張媽上心中已解其意想道兒子年已弱冠正是成婚之期他與羅氏女幼年同學堂至今寄着物件往來必是他兩情相愛况且羅氏女在我家中看他德容俱備何不央人去求他爲子婦可不兩全其美隔壁有个賣花楊老媽久慣做媒在張羅兩家多走動張媽上就接他到家來把此事對他說道家里貧寒本不敢攀他富室但羅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與小官人同窓况且是同日生的或者爲有這些緣分不棄嫌肯成就也未見得楊老媽道孀人怎如此說宅上雖然清淡些到底上官宦人家羅宅眼下富盛却是个暴發兩边扯來相對還虧着孀人宅上些哩

待老媳婦去說說。是張媽媽道有煩媽媽委曲。則拿幼謙又私下叮囑楊老媽許多說話教他見惜惜小娘子時千萬致意楊老媽領諾就去了。一徑到羅家來。羅仁卿同媽媽問其來意。楊老媽道特來與小娘子作伐。仁卿道是那一家。楊老媽道說起來連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那小官人就同年月日的。仁卿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張忠父家了。楊老媽道正是。且是好個小官人。仁卿道他世代儒家門第也好。只是家道艱難靠着終年出去赴館。適日有甚麼大長進處。楊老媽道小官人聰俊非凡。必有好日。仁卿道而今時勢人家只論見前後來的事。那個包得小官人看來是好的。但功名須有命。知道怎麼若他要來求我家女兒。除非會及第做官。便與他了。楊老媽道依老媳婦看起來只怕這小官人這日子也有。仁卿道果有這日子。我家決不失信。羅媽媽也是一般說話。楊老媽道這等老媳婦且把這話回覆張老孺人。教他小官人用心讀書。巴出身。則個羅媽媽道正是。正是。楊老媽道老媳婦也到小娘子房裡去走走。羅媽媽道正好在小女房里坐坐。喫茶去。楊老媽原在他家走熟的不消引路。一直到惜惜房裡來。惜惜請楊老媽坐了。叫蜚英看茶。就問道。媽媽何來。楊道專為隔壁張家小官人求小娘子親事而來。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說道自小同窗多時不見。無刻不想。今特教老身來到老員外。老安人處做媒。要小娘子怎生從中自做個主。是必要成。惜惜道這事須憑爹媽做主。我女兒家怎開得口。不知方纔爹媽說話。何如。楊老媽道方纔

老員外與安人的意思嫌張家家事淡泊些說道除非張小  
人中了科名纔許他悄悄道張家哥哥這日子倒有只怕爹  
媽性急等不得失了他信既有此話有煩媽媽上覆他叫他早  
自掙控我自一心一意守他這日罷了悄悄要楊老媽替他傳  
語密地取兩個金指環送他道此後有甚說話媽媽悄悄替他  
傳與我知道當有厚謝不要在爹媽面前說了看官你道這些  
老媽家是馬泊六的領袖有甚麼解不出的意思曉得兩邊說  
話多有情就做成媒还好私下牽合他兩個賺主大錢又且  
見了兩個金指環一面堆下笑來道小娘子凡有所并只在老  
身身上不悞你事出了羅家門再到張家來回覆把這些說話  
一一與張媽媽說了張幼謙聽得便冷笑道登科及第是男子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八

漢分內事何只爲難這老婆穩取是我的了楊老媽道他家小  
娘子也說道官人畢竟有這日只怕爹媽等不得或有變卦他  
心裡只守着你教你自要發奮張媽媽對兒子道這是好說話  
不可負了他楊老媽又私下對幼謙道羅家小娘子好生有情  
於官人臨動身又分付老身道下次有說話悄悄地替他傳信送  
我兩個金指環這個小娘子寔是賢慧幼謙道他已有話相煩  
是必不要推却則個楊老媽道當得當得當下別了去明年張  
忠父在越州打兇人歸家說要回越州太守到京候差恐怕幼  
謙在家失學接了同去幼謙只得又去了不題却說羅仁卿主  
意嫌張家貧窶原不要許他的這句做官方許的說話是句沒

頭腦的話做官是期不得的女兒年紀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如

美天公八十歲纔遇文王那女兒不等做老婆婆了又見張家  
只是遠出料不成事他那里管女兒心上的事其時同里有个  
巨富之家姓辛兒子也是十八歲了聞得羅家女子才色雙全  
央媒求娉羅仁卿見他家富盛心里喜歡又且張家只來口說  
得一番不曾受他一絲不爲失約那里還把來放在心上一口  
許下了辛家擇日行聘惜惜聞知這消息只呼得苦又不好對  
多娘說得出心事暗暗納悶私下對蜚英這了頭道我與張官  
人同日同窓誰不說是天生一對我兩個自小情如姊妹誰等  
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別个這怎使得不如早尋个死路倒得  
乾淨只是不曾會得張官人一面放心不下蜚英道前日張官  
人也問我要會姐姐我說没个計較只得罷了而今張官人不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九

在家就是在時也不便相會惜惜道我到想上一計可以相會  
只等他來了便好你可時常到外邊去打聽打聽蜚英謹記在  
心且說張幼謙京中回來得又是一年聞得羅惜惜已受了辛  
家之聘不見惜惜有甚麼推托不肯的事幼謙大恨道他父母  
是怪不得難道惜惜就如此順從並無說話一氣一个死提起  
筆來做詞一首詞名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過一春又  
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當初心

寫畢了放在袖中急忙走到楊老媽家里來楊老媽接進了問  
道官人有何事見過幼謙道媽媽曉得羅家小娘子已許了人  
家麼楊老媽道也見說却不是我做媒的好个小娘子好生注

意官人可惜錯過了幼謙道我不怪他父母到怪那小娘子如何憑父母許別人不則一聲楊老媽道叫他女孩兒家怎好說得他必定有个主意不要錯怪了人幼謙道爲此要媽媽去通他一信我有首小詞問他口氣的煩媽媽與我帶一帶去袖中摸出詞來并越州太守所送贖禮一兩轉送與楊老媽做脚步錢楊老媽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有甚事不肯做欣然領命去了把賣花爲由竟到羅家走進惜惜房中來惜惜接着問道一向不見媽媽來走走楊老媽道一向無事不敢上門今張官人回來了有話轉達故此走來惜惜見說幼謙回來了道我正叫裴英打聽不知他已回來楊老媽道他見說小娘子許了辛家好生不快活有封書托我送來小娘子看袖中摸出書來遞與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十

惜惜惜惜嘆口氣接了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却是一首詞落下泪來道他錯怪了我也楊老媽道老身不識字書上不知怎地說惜惜道他道我忘了他豈知受聘多是我爹媽的意思怎由得我來楊老媽道小娘子而今怎生發付他惜惜道媽媽你肯替張郎遞信必定受張郎之托我有句真心話對你說不妨麼老媽道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賜至今絲毫不曾出得力又且張官人相托隨你分付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儘着老性命做得的只管做去決不敢洩漏半句話的惜惜道多感媽媽盛心先要你去對張郎說明白我的心事我只爲未曾面會得張郎所以含忍至今若得張郎當面一會我就情愿同張郎死在一處死不嫁與別人偷生在世間的老媽道你心事我好替你

去說得只是要會他却不能勾你家院宇深密張官人又不會  
飛我衣袖裡又袋他不下如何弄得他來相會惜惜道我有一  
計儘可使張郎來得只求媽媽周全十分穩便老媽道老身方  
纔說過了但憑使喚只要早定妙計老身無不盡心惜惜道奴  
家臥房在這閣兒上是我家中落末一層與前面隔絕閣下有  
一門通後邊一个小圍圃周圍有短牆牆外便是荒地通着外  
邊的了牆內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樹可以上得牆去的煩媽媽  
相約張郎在牆外等到夜來我叫了頭打從樹枝上登牆將个  
竹梯掛在牆外來張郎從梯上上牆也從山茶樹上下地可以  
徑到我房中閣上了媽媽可憐我兩人情重如山替奴家備細  
傳與張郎則个走到房里摸出一錠銀子來約有四五兩重擊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二

楊老媽袖中就塞道與媽媽將就買些點心吃楊老媽假意道  
未有功勞怎麼當這樣重賞只一件若是不受又恐怕小娘子  
反要疑心我未是一路只得斗胆收了謝別了惜惜出來一五  
一十走來對張幼謙說了幼謙得了這個消息巴不得立時間  
天黑將下來張羅兩家是隔壁幼謙日間先去把牆外路徑看  
看望進牆去果然四五株山茶花樹透出牆外來幼謙認定了  
晚上只在這牆邊等候等了多時並不見牆裡有些些聲响不  
要說甚麼竹梯不竹梯等到後半夜街鼓將動方纔悶悶回來  
了到第二晚第三晚又復如此白白守了三个深夜並無動靜  
想道難道裏我不成還是相約裡頭有甚麼說話參差了不然  
或是女孩兒家貪睡忘記了不知我外邊人守候之苦不見再

央楊老媽去問个明白又題一首詩于紙云

山茶花樹隔東風

何啻雲山萬萬重

銷金帳煖貪春夢

人在月明風露中

寫完走到楊老媽家央他遞去就問失約之故元來羅家爲惜  
惜能事一應家務俱托他所管那日央楊老媽約了幼謙不意  
有个姨娘到來要他支陪自不必說晚間近他房裡同宿一些  
手脚做不得了等得這日纔去楊老媽恰好走來遞他這詩惜  
惜看了道張郎又錯怪了奴也對楊老媽道奴家因有姨娘在  
此房中宿三夜不曾合眼無半點空隙机会非奴家失約今姨  
娘已去今夜點燈後叫他來罷決不悞期了楊老媽得了消息  
走來回硯張幼謙說三日不得机会說話佳期在今夜點燭後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候你幼謙等到其時踱到牆外去看果然有一條竹梯倚在牆  
邊幼謙喜不自禁踏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牆頭上只  
見山茶花樹上有个黑影吃了一驚却是蜚英在此等候咳嗽  
一聲大家心照了扳着樹枝多掛了下去蜚英引他到閣底下  
惜惜也在了就一同挽了手登閣上來灯下一看俱覺長成得  
各別了大家歡極齊聲道也有這日相會也不顧蜚英在面  
前大家搜抱定了蜚英會意移灯到閣外來了於時月光入室  
兩人厮偎厮抱竟到臥床上雲雨起來

一別四年相逢半霎回想幼時滋味渾如夢境歡娛當時小  
暉爭鏡今日全軍對壘含葩微破大剝元有餘絢玉莖頓雄  
驟當不無半法只因爾我心中愛撫却爺娘眼後身



雲雨旣散各訴衷曲幼謙道我與你歡樂只是暫借他日終須讓別人愛用惜惜道哥哥元自不知奴心事奴自受聘之後常拚一死只爲未到得嫁期且貪之典哥哥落得歡會若他日再挹此身伴別人大豈不如矣直到臨時便見兩人唧唧講了一夜的話將到天明惜惜叫幼謙起來穿衣出去幼謙問晚間事如何惜惜道我家中時常有事未必夜夜方便我把个暗號爲記你我匿之西樓牆外遠望可見此後樓上若点起三个灯來便將竹梯來度你進來若望來只是一灯就是來不得的了不可在外边疾等似前番的樣子枉吃了辛苦如此約定而別幼謙仍用上山茶树躡竹梯而下隨後蜚英登牆就抽了竹梯起來真个神鬼不知以後幼謙只去遠望但是樓西点了三个燈就步至牆外來只見竹梯早已安下了即便進去歡會如此每每四五夜連宵行樂若遇着不便不過隔得夜把兒往來一月有多正在快暢之際真是好事多磨有个湖北大帥慕張忠父之名礼聘他爲書記忠父辭了越州太守的館回家收拾去赴約就要帶了幼謙到彼鄉試幼謙得了这个消息心中捨不得惜惜甚是煩惱却違拗不得只得將情告知惜惜就典哭別惜惜拿出好些金帛來贈他做盤纏哭对他道若是幸得未嫁还好等你回來再會倘若你未仕之前有了日子逼我嫁人我只是死在閣前井中典你再結來世姻緣今世無及只當永別了哽哽咽咽两个哭了半夜雖是交欢終帶悵懷不得如常思與席別惜惜執了幼謙的手叮嚀道你勿忘恩情覩个空便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五

只是早來得一日也是好的幼謙道此不必分付我若不爲鄉試定尋個別話推着不去了今却有此便須推不得豈是我的心願得便早見得你一日也是快活只目下多時不忍分開各各眼淚而別幼謙自隨父親到湖北去一路上觸景傷心自不必說到了那邊正值試期幼謙痴心自思若奪得魁名或者親爭还可挽回得博也未可料低着平生才學做了文賦出場來就对父親說道掉母親家里不下筭計要回家忠父道怎不看了榜去幼謙道揭榜不中有何願面况且母親家裡孤寂早晚懸望此處離家須是路遠比不得越州時節信息常通的做兒的怎放心得下那功名是外事有分无分已前定了看那榜何用纏了我日忠父方纔允了放回家來不則一日到了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七

家里元來辛家已揀定是年冬裡的日子來娶罗惜惜了惜惜心裡着急日望幼謙到來真是眼睛多望穿了時時叫蜚英尋了楊媽上在他家里打听此日蜚英打听得幼謙已回忙來典惜惜說了惜七道你快去約了他今夜裡必要照依他前番的法兒進來就是又寫一首詞封好了一回拿去與他看蜚英領命走到張家門首正撞見了張幼謙幼謙道好了好了我正走出來要央楊老媽來通信恰好你來了蜚英道我家姐姐盼官人不來時常啼哭日日叫我打听今得知官人到了登時遣我來約官人今夜照旧竹榻上進來相會有一个柬帖在此幼謙拆開來乃是一首卜算子詞詞云

幸得那人狂  
怎便教來也  
一日相思十二時  
真是情難捨○

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幼謙讀罷詞回他說曉得了蜚英自去幼謙把詞來珍藏過了  
到得晚間遠望樓西已有三灯明亮急急走去牆外看竹梯也  
在了進去見了惜七惜七如獲珍寶双手抱了口里埋怨道虧  
你急得直到這時苦纏住來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我典你就  
無夜不會也只得兩月多有限的了當典你極尽欢娛而死無  
所遺恨你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奴不敢把世俗見女態強你  
同死但日後对了新人切勿忘我說罷大哭幼謙也哭道死則  
俱死怎說這話我一從別去那日不想你所以試畢不等揭曉  
就回只爲不好違拗得父親故遲了幾日我認个不是罷了不  
要怪我蒙寄新詞我當依韻和一首以見我的心事取过惜七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圭

的紙筆寫道

去時不由人婦怎由人也罗帶同心結到底成事及拚捨○  
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必遲打掉篋甘受三千

惜七看了詞中之意曉得他是出於无奈也不怨他同到罗帳  
之中極其纏綿俗諺道新婚不如遠住况且曉得會期有數又  
是一刻千金之價你貪我愛放下心性做事不顧死活如是半  
月幼謙有些胆怯了对惜七道我此番無夜不來你又早睡晚  
起覺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風声被人知覺怎麼了惜七道  
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且保着快活就敗露了也只是死怕  
他甚麼果然惜七忒放恣了些罗媽七見他日間做事有氣無  
力長打呵欠又有時早晨起來眼睛紅腫的心裡疑惑起來道

這了頭有些改常了莫不做下甚麼事來就留了心到人靜後悄悄到女兒房前察听動靜只听得女兒在閣上低低微微與人說話罵媽道可不作怪道早晚難道這典輩英這了頭講甚麼話不成就講話偷消如此輕的听不出落句來再仔細听了一回又听得閣底下房裡打睡响一發驚異道這上边有人講話下边又有人睡下可不是三个人了睡的若是輩英了頭女兒却典那個說話這事必然蹉跌急走去对老兒說了這些緣故罗仁卿大驚道吉期近了不要做將出來对媽道不必遲疑竟闌上閣去一看好歹立見那閣上没処去的媽去叫起兩個养娘拿了燈火同媽上前走仁卿執着桿棒押後一徑到女兒房前來見房門開得綫綫的媽上出声叫輩英了頭輩英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六

还睡着不應閣上先听見了惜道娘來叫必有甚家事幼謙慌張起來惜道你不要慌悄悄住着待我迎將下去夜曉間他不走上來的忙起來穿了衣服一面走下樓來張幼謙有些心虛怕不魘魘也把衣服穿了却是没个走路只得將就閉在暗處靜听惜上只認做母親一個來問甚麼話的道是迎住就罢了豈知一開了門灯火照得通紅連父親也在吃了一驚正說不及話出來只見母親抓了养娘手裡的火父親帶着桿棒望閣上直奔惜上見不是頭情知事發便走向閣外來望井里要跳一个养娘見他走急帶了火來一个养娘是空手的見他做勢連忙抱住你爲何如此便喊道姐上在此投井輩英驚醒起來看只見姐上正在那里苦掙兩個养娘尽力抱住輩英

走去伏在井欄上了口裡噀道姐姐使不得不說下邊烏亂且說羅仁卿夫妻走到閣上暗處搜出一個人來仁卿舉起捍棒正待要打媽七將灯上前一照仁卿却認得是張忠父的兒子幼謙且歇了手罵道小畜生賊禽獸你是我通家子侄怎幹出這等没道理的勾當來玷辱我家幼謙只得跪下道望伯伯恕小侄之罪听小侄告訴小侄自小與令愛只爲同日同窻心中相契前年曾着人相求爲婚伯伯口許道等登第方可小侄爲此發奮讀書指望完成好事豈知宅上忽然另許了人家故此令愛不忿相招私合原約同死今生今日事已敗露令愛必死小侄不願獨生憑伯伯打死罷仁卿道前日此話固有你我時又曾登第了來却怪我家另許人你如此無行的禽獸料也無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七

功名之分你罪非輕自有官法我也不私下打你一把扭住媽七听見閣前嚷得慌也恐怕女兒短見忙忙催下了閣仁卿拖着幼謙到外边堂屋把條索子捆住闔了在房子裡叫家人看守着他只等天明送官自家復身進來看女兒時只見額得頭髮鬢髮亂媽七與莽娘們還攢做了一團在那里嚷仁卿怒道這樣不成器的等他死了罷攔他何用舉起捍棒要打却得媽七與莽娘們攔的搥狀的軟擁上闔去了剩得仁卿一個在底下石頭一看只見蜚英還在井欄边仁卿一肚子惱怒正無從洩洩一手揪住頭髮拖將過來便打道多是你做了搥頭牽出事來的还不寔說是怎麼樣起頭的蜚英起初還推一向在閣下睡不知就理被打不过只得把來涼去跡細七招了又說道留七

此張官人時常哭泣只求同死的仁卿見說了這話喝退了龔  
英心裡也有些懊悔道前日便許了他不見得如此而今却有  
辛家在那里其事难逃不得不送官了鬧嚷了大半夜早已天  
明元來但是人家有事覺得天也容易亮些媽上自和養娘窩  
伴住了女兒不容他尋死路仁卿却押了幼謙一路到縣里來  
縣宰升堂收了狀詞看是好情事乃當下捉獲的知是有據又  
見狀中告他是秀才就叫張幼謙上來問道你讀書知札如何  
做此敗壞風化之事幼謙道不敢瞞大人這事有个委曲非孟  
浪男女宜淫也縣宰道有何委曲幼謙道小生與夏氏女同年  
月日所生自幼夏家即送自家下讀書又係同窓情孚意洽私  
立盟書誓成偕老後來曾央媒求聘羅家回道必待登第方許  
訂家驚奇

卷二十九

七

成婚小生隨父遊學兩年在家誰知夏家不記前言竟自另許  
了辛家夏氏女自道难負前誓只得陪嫁之日拚着一死以謝  
小生所以約小生去覲面永訣踪跡不密却被擒獲夏女強嫁  
必死小生義不獨生事既敗露不敢逃罪縣宰見他人材俊雅  
言詞慷慨有心要周全他問夏仁卿道他說的是實否仁卿道  
話多實的這事却是不該做縣宰要試他才思取過紙筆來與  
他道你情既如此口說无憑可將前後事寫一供狀來與我看  
幼謙當堂提筆一揮而就供招云

竊惟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義之不韙何恤人言夏女生同月  
日習典共塾而作書生幼謙契合金蘭匪僅踰牆而接處子  
長卿之悅不爲挑翠宋玉之招寧問好色原許乘龍須及第

未曾經打罷却教跨鳳別吹簫忍使頓成怨曠臨嫁而期  
永訣何異十年不字之貞赴約而願捐生無黍千里相思之  
誼旣籬籬之已窮總枉枯而自甘伏望憫此緣慳巧賜續貂  
哥過憐其情至曲施解網深仁寒谷逢春轉之春死灰有復  
燃之色施同種玉報擬啣環上供

縣宰看了供詞大加嘆賞對羅仁卿道如此才人足爲快婿尔  
女已是覆水难收何不定轉成就了他羅仁卿道已受過辛氏  
之聘小人如此也不得自由縣宰道辛氏知此風聲也未必情  
愿了縣宰正待劝化羅仁卿不想辛家知道也來補狀要追究  
奸情那辛家是大富之家與縣宰平日原有往來的這事是他  
理直不好曲拘得又恐怕張幼謙出去被他兩家氣頭上歪打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九

坏了只得准了辛家狀詞把張幼謙杖且收監還要提到羅氏  
再審虛寔却說張媽媽在家早晨不見兒子來吃早飯到晝房  
裡尋他却又不見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  
爺人知道麼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七六驚  
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辛兩  
家都是富豪只怕官府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張媽  
媽道除非着人去对他父親說知討个商量我是婦人家幹不  
得甚廢事只好管他牢中送飯罷了張媽七叫着个走使的  
家人寫了備細書一封打發他到湖北去通張忠父知道商量  
尋个方便家人星夜去了這边張幼謙在牢中自想縣宰十分  
好意或當保全但不知那晚惜他活何如只怕今生不能再

會了正在思念流淚那牢中人來索常例錢油火錢虧得縣宰  
曾分付過不許難爲他不敢動手動脚却也言三語四絮聒得  
不好听幼謙是个書生又兼心事不快時節怎耐煩得這些模  
樣分解不開之際忽听得牢門外一片鑼聲篩着一夥人從門  
上直打進來滿牢中多吃一驚幼謙看那爲頭的肩上海着一  
面紅旗上掛下銅鈴上寫帥府捷報亂嚷道那一位是張幼  
謙秀才衆人指着幼謙道這個便是你們是做甚麼的那夥人  
不由分說一擁將來團團把幼謙圍住了道我們是湖北帥府  
特來報秀才高捷的快寫賞票就有個摸出紙筆來拿住他手  
要寫五百貫三百貫的亂嘈幼謙道且不要忙拿出單來看是  
何不次寫亦未遲報的人道高哩高哩取出一張紅單來乃是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第三名幼謙道我是犯罪被禁之人你如何不到我家裏捉去  
却在此獄中囉哩知縣相公知道須是不便報的人道咱們是  
府上來見說秀才在此方纔也曾着人稟過知縣相公的這是  
好事知縣相公料不嗔怪幼謙道我身命未知何如還要知縣  
相公做主我枉自寫賞何幹報人的只是亂嘈牢中人從旁撮  
哄把一個牢裡鬧做了一片只听得喝道之声牢中人亂揪了  
去喊道卽縣相公來了須臾縣宰笑嘻嘻的踱進牢來見衆人  
尚擁住幼謙不放縣宰喝道爲甚麼如此報的人道正要相公  
來張秀才自道在牢中不肯寫賞要請相公做主縣宰笑道不  
必喧議張秀才高中本縣原有公費賞錢五十貫文在我處後  
來領取過筆來寫典他了衆人嫌少又添了十員然後散去縣



宰請過張秀才來喚了衣巾施禮過拱他到公廨上稱賀道恭喜高擢幼謙道小生蒙旌庇之恩難得僥倖所犯愆尤还仗大人保全縣宰道此織芥之事不必介怀下官自当宛轉此時正出牌去拘羅惜上出官對理未到縣宰堂堂就發个票下來票上寫道張子新提鼓樂送归罗女免提候申州定奪寫畢就喚吏典取花紅鼓樂馬疋伺候縣宰敬幼謙酒三杯披了花紅送上了馬鼓樂前導送出縣門來正是

昨日牢中囚犯

今朝馬上郎君

風月場添彩色

氤氳使也欣欣

却說幼謙迎到牛路上只見前面兩個公人押着一乘女轎正望縣里而來聞轎中隱上有哭聲這邊領票的公人認得知是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羅惜上在內高叫道不要來張秀才高中免提了就取出票來典那押的公人看惜上在轎中分明听得頂開簾窺看只見張生氣昂昂笑欣欣騎在馬上到面前來心中暗上自樂幼謙望夫見惜上在轎中曉得那晚不曾死心中放下了一个大疙瘩當下四目相視悲喜交集拍惜上的轉了轎正在幼謙馬的近边先先後後一路同走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轎的一般單少的是轎上結彩直到分路處兩人各丟眼色而別幼謙回來見了母親拜過了賞賜了迎送之人俱各散訖張媽上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大救星這事怎生了楚今日報事的打進來还只道是官府門中人來囑慌得頭沒躲閃哩直到後邊說得明白方得放心我說你在縣牢裡

們一送來了却是縣問如何就肯放了你幼謙道孩兒不才  
為兒女私情做下了事連累母親受驚虧得縣里大人好意原  
有周全婚姻之意只碍着辛家不肯而今僥倖有了這一步縣  
里大人十分歡喜送孩兒回來連羅氏女也免提了孩兒痴心  
想着不但可以免罪或者還有些指望也不見得媽上道雖然  
知縣相公如此却是聞得辛家恃富不肯住手倘到上司陳告  
恐怕对他不过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親處商量去了不知有  
甚關節來否幼謙道這事且只看縣里申文到州州里主意如  
何再作道理娘且寬心須臾之間隣舍人家多來叫喜楊老媽  
也來了母親歡喜不在話下却說本州太守升堂接得湖托帥  
府的書一封拆開來看却爲着張幼謙羅氏事託他周全此書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是張忠父得了家信央求主人寫來的總是書記忠父代筆自  
然寫得十分懇切那時帥府有叔太守不敢不盡心只不知這  
件事的頭腦備細正要等縣宰來細問他恰好是日本縣申文  
也到太守看過方知就埋又曉得張幼謙新中一發要周全他  
了只見辛家來告狀道張幼謙犯奸禁獄本縣爲情擅放不行  
究罪寔爲枉法太守聞辛某正來曉諭他道據你所告那羅氏  
已是失行之姪你爭他何用就勸與你家了你要了這娘兒也  
坏了声名何不追還了你原聘的財禮另娶了一房好的毫无  
瑕玷可不是好你須不比羅家原是乾淨的門戶何苦爭此閒  
氣辛某听太守說得有理一時沒得回答叩頭道但憑相公做

王太守即請叫吏典取筆與他寫了情願休羅家親孽

一紙狀詞行後本縣在羅仁卿名下追辛家這項賄財還他辛家見太守處分不敢另生詞說叩頭而出太守當下密寫一書釘封在支移中與縣宰道

張羅佳偶也茂宰可爲了此一役姻緣此奉帥府處分毋忽縣宰接了州間文移又看了這書具兩個名帖先着一个小吏典去請羅仁卿公廳相見又差一个小吏典去請張幼謙分頭去了羅仁卿是个白身富翁見縣官具帖相請敢不急來卽忙換了小帽裹了大擺褶子來到公廳縣宰只要完成好事優禮相待对他道張幼謙是个快婿本縣前日曾勸足下納了他今已得成名若依我處分誠是美事羅仁卿道相公分付小人怎敢有這只是已許下辛家辛家斷然要娶小人將何語回得他有此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兩难乞相公台鑒縣宰道只要足下相允辛家已不必虛笑嘻嘻的叫吏典在州裡支移中取出辛家那紙休親的狀來把與羅仁卿看縣宰道辛家已如此而今可以質足下得佳婿矣仁卿沉吟道辛家如何就肯寫這一紙縣宰笑道足下不知此皆州守大人主意叫他寫了以便令婿完姻的就在袖里摸出太守書來與仁卿看了仁卿見州縣如此爲他怎敢推辭只得謝道見女小事勞煩各位相公費心敢不從命只見張幼謙也請到了縣宰接見笑道適纔令岳親口許下親事了就把密書并辛氏休狀幼謙看了說知備細幼謙喜出望外稱謝不已縣宰就叫幼謙當堂拜認了丈人羅仁卿心下也自喜歡縣宰邀進後堂治酒待他翁婿兩人羅仁卿謙遜不敢與席遂道有

令婿面上。一生何妨當下盡歡而散。幼謙回去把父親求得湖  
北帥府觀節。託太守太守又把縣宰如此如此備細說一遍。張  
媽也不勝之喜。那羅仁卿吃了知縣相公的酒。身子也輕了好  
些。曉得是張幼謙面上帶犖的一發敬重。女婿羅媽也一向護  
知女兒。又見仁卿說州縣如此做主。又是不新得中的女婿。得  
意自不必說。次日是黃道吉日。就着楊老媽為媒。說不捨得放  
女兒出門。把張幼謙替了。過來洞房花燭之夜。兩新人原是舊  
相知。又多。是吃驚吃嚇。哭啼。死邊過的。竟得團圓。共樂不  
可名狀。成親後。夫婦同到張家拜見媽。媽也看見佳兒佳婦  
十分美滿。又分付道州縣相公之恩。不可有忘。既已成親。須里  
去拜謝幼謙道。孩兒正欲如此。遂留下。惜也在家相伴。婆也聞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話

語張媽也從幼認得媳婦的。愈加親熱。幼謙却未拜謝了州縣  
歸來。州縣各着人送禮致賀。打發了畢。依舊一同到丈人家里  
來了。明年幼謙上春時。一舉登第。住至三公夫妻偕老。而終有  
詩曰

漫說囹圄是福堂

知在內報新郎

不是一番寒、寒骨恁

得梅花撲鼻香



